

诗路放歌

春天来了(组诗)

◆舒鸿

春天来了,柳芽长好看的样子  
有一半垂在水面  
有一半,系在你的腰肢  
桃花三千  
每一朵都是你 每一朵  
都有你温暖的样子

在中原,迎接春风  
春雨也迎接你  
在吱吱呀呀的小木屋前  
我准备好缸老酒  
一两首小诗  
冲泡的咖啡,苦味刚刚起  
便被这喜悦冲去

亲爱的,等暖风铺满街道  
我举着的风筝上  
都是你的名字

天鹅

飞吧。天空是你的  
湖泊也是  
这大片的芦苇  
藏着,冬雪、北风、荒芜  
也藏着  
春天  
春花  
春雨  
藏着,一粒蠢蠢欲动的种子  
再飞一会  
就看到绿色的网张开  
想要网住你

喊一声春天

去喊母亲,回家  
通知父亲,春天来了  
告诉小燕子  
不要回来  
村庄里,叽叽喳喳的鸟儿  
都去了城里的新家

春风漫上来,也生根  
也发芽。也开出红色的黄色  
的粉色的花  
这些桃花呀,杏花呀  
油菜花呀,这些蒲公英  
车前草,这些杜鹃  
这些玉兰啊  
这些,这些花呀  
每次,都牵着父母的手  
从村外走回来

我喊一声,它们就  
点一下头,再摇晃一下

叫醒桃花

似乎。暖烘烘的地下  
有种子蠢蠢欲动  
小草,在底下咯吱咯吱

立春(外一首)

◆马达

智慧的祖先们  
把每个月一掰两半  
一年切割成二十四个等份

千百年来  
既指引农时  
也为文人骚客  
提供间歇性素材  
因不同节气  
吟咏变幻  
抒发情感

在落后的农耕时代  
节令犹如指路明灯  
一年四季  
春耕 夏播 秋收 冬藏

春天总是万物勃发的季节  
各种各样的好人好事  
总在这个季节里  
被告知被传播

古体新韵

◆王德余

田居

住在烟村风趣饶,  
芳邻惠我豆和椒。  
婆婆笑指瑞阳景,  
分戴东西小小娇。

鹧鸪天·芳洲

一  
独立空江亦自华,泥田  
沙地富人家。柳垂江岸渔  
歌子,草长芳洲蝶恋花。  
香稻坠,玉荷斜。秋湖  
水浅蟹横爬。渚鸿掠月留  
风影,翁媪堂前酌晚霞。

啃着花岗岩  
吐着泥巴

两条蚯蚓,正引着春天  
蜿蜒的车轨上  
有人正敲击大地  
每一下,都想  
叫醒桃花

花儿该开放就开放  
小草儿,想钻出来就出来吧  
树叶儿,嫩绿嫩绿  
小燕子,叽叽喳喳  
它们互不打扰  
互为芳邻

小草在返青的路上

说话,打招呼  
把一头水牛  
牵到,田埂上去  
一只鸟  
不知道名字  
尾巴,在空中划出  
优美的样子

小草,在返青的路上  
找到了伙伴  
鲜花,鸟鸣或者一缕呼吸  
远处的电线杆上  
贴着一小撮  
春天

翘着的兰花指  
挂着粉色  
白色,玉兰的花瓣向上  
像一只酒杯  
盛满天空、星辰、碎裂的云层  
一晃一晃的影子

春天提着裙摆

我正望着天花板  
吸顶灯,默默趴在春天  
蠢蠢欲动的  
海棠  
紫荆  
玉兰  
樱花……  
一个个小小的人精  
一个个小小的精灵  
一个个拎着春天的笑声  
她们提着裙摆  
在山顶,在沟渠,在田野  
在春风吹到的任何地方  
她们一摇三晃  
一会扶着花环  
一会依着春风  
一会晃动脚上的铃铛  
一会顺流而下  
一会又暗自嚶吟  
她们在人间穿梭不停

倒春寒

乱穿衣的第一个二月  
把一个冬天的秘密卸载  
性子太急的年轻人  
已然穿上了夏装

院子里的梨花  
在温暖中带雨而下  
一夜之间  
把小区弄得白发苍苍  
孰知北冰洋的冷气  
面对此情此景怒不可遏  
一路呼啸南下  
给刚刚绽放的花儿们  
来个大大的下马威  
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情景  
再次从古人的诗句中  
跌落入间  
演绎不常见的  
倒春寒美剧

灯下漫笔

清明节,序于仲春与暮春之交,正是草木萌生之际,所以又被称为“踏青节”。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却因其与祭祖扫墓关联,遂成为中华传统节日之一。

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各地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是共同的主调。

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都是有故事的,清明节也不例外。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重耳又累又饿,无力再走,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重耳喝。后来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19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晋文公重赏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介子推不仅没向他讨赏,反而带着老母亲悄悄地隐居于绵山。晋文公听说后,忆及旧情,亲自带人去绵山寻找介子推,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

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其实,清明节的名称与介子推并不一定有关,但与此时节气候的特点肯定有关。《岁时百问》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的名称,应源于此,不过,清明节大多数地方都有在门前插杨柳的习俗,这习俗也许真的与介子推有关吧。清明成为节日后,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节气符号,它更是一种文化。关于清明的古诗词也特别多,最有名的当推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他如北宋黄庭坚的“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王禹偁的“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等也很有名。

我的家乡给逝去的亲人上坟,不在清明当天,而在清明前十天之内,多择风和日丽的一天。记得儿时,上坟的当天,大人们拿着铁锹、挑着篮子,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纸钱、鞭炮,领着家里的孩子,很郑重地向坟地,到了坟地,把纸钱、鞭炮放在逝去的亲人坟墓旁,然后大人就到坟地外寻一块草皮地,用铁锹取土铲草皮装进篮子里,再把它挑到坟墓处倒在坟墓上,这是给坟头培新土。孩子要么在一旁玩耍,要么帮忙给坟墓贴新鲜的草皮,贴草皮主要是防止新土的流失,也有美观尽心的意思在其中。培完新土,大人还会用铁锹把坟墓四周铲一铲,清理干净,一切妥



江南春色图(国画) 沈钊昌

荐书架

《当代台湾人文学九讲》:透视台湾人文嬗变

◆文景

台湾地区的人文学无疑是整个中国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环。但大陆学术界对台湾社会思潮以及人文学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的30年,并且大多侧重政治思潮和文学流变,对于人文学术的整体性考察,则多有不足,而对此前的30年,则着墨更少。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王东教授得以频繁赴台从事学术访问与合作研究,短则几天或数周,长则一个学期。在台湾期间,除了例定的教学活动、学术演讲以及偶尔的师友小聚之外,沉浸于各大图书馆对文史哲及社科领域的漫读,促使王东教授萌生出写作一本台湾现当代学术思想史的想法。胡逢祥教授则是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台港地区的学术发展史,并发表多篇探讨台港地区学术的专题论文。由此,历经两位教授对台湾学术思想史、战后台湾社会思潮与人文学术的重点研究,

传播是一门学问,但天水“麻辣烫”的蹿红,让很多人始料未及——一点“学问”也没有,却好似突然间“一举成名天下知”。

作为西北人,我多次去天水,吃过麻辣烫,去过伏羲庙,但从未将“麻辣烫”与“伏羲庙”联系在一起。

天水为古城。古城之古,上溯伏羲。伏羲庙,又名太昊宫。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素有“中华第一庙”之称。前后历经九次重修,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怀着朝圣之心,我入得庙内,记起司马迁在《史记》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宋代诗人陆游也有《读易》诗:“揖逊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无端凿破乾坤裂,祸始羲皇一画时。”伏羲庙坐北朝南,宏阔幽深。院内明代所植“卦柏”,清枝苍翠,浓荫蔽日。中院后部正中,是伏羲庙的主体建筑先天殿,巍然屹立于高一点七米的砖瓦月台上。先天殿内建有神龛。神龛内端坐明代彩塑伏羲圣像,像高三米。伏羲身着桑叶,魁梧端庄,威仪轩昂,手托八卦盘,如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风物。伏羲圣像东侧身披树叶的塑像为炎帝神农氏,西侧身着帝王服饰的塑像为黄帝轩辕氏。三像同坐一神龛内,因伏羲位

吸收李远涛教授与陈勇教授的相关成果,《当代台湾人文学九讲(1950—2010)》得以完稿。

作者与台湾学术界知名学者、高校学生的交流经历,对台湾地区档案文献的广泛阅读,对各地学术研究成果的参考与吸收,加上多年的学术研究积淀、坚定的本位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意识,使得该书在内容可靠、材料贴切的同时,脉络清晰、文字流畅、思路明确,可读性很高。

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是当代中国一个地方意义上的区域样本,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室”。要真正读懂台湾的战后发展历程,读懂其现实处境与理念诉求,既需要我们在整体上把握社会思潮的脉络与交叠,也需要确切体会人文学术理念在具体时刻的发言与低音。《当代台湾人文学九讲》的出版,为大陆读者更审慎地认识台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聊斋闲品

天水麻辣烫及甘谷伯约

◆许锋

居三皇之首,故伏羲氏塑像居中。我虔诚地屈膝叩拜,向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表达由衷的敬仰之情。

天水亦有麦积山。山如堆积的麦垛,在峰峦叠嶂之间,突兀地矗立。

石窟,是麦积山的“窍”。人有七窍,麦积山之窍,远观,密如蜂房,数不胜数。山高,只有142米。却陡,如神工以鬼斧所劈,誓要剔除一切可攀援之物。你便思忖,先贤如何在悬崖峭壁之上凿石开窟?不曾有机械之力,不曾有投机取巧之机,完全依靠人力,从山脚堆积圆木,一根一根,一排一排,一层一层,自下而上,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层层叠叠,终达山顶。之后,再一层一层,一排一排,一根一根,悉数拿下,拿走,拿远,终无踪迹。

麦积山石窟,原是一个完整的山体。唐朝年间,天水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使崖面

中间部分塌毁,窟群便分为东崖和西崖。现存窟龛221个,泥塑、石刻造像7000余件,壁画千余平方米,崖阁八座,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之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

这两者,都比“麻辣烫”出名——着实不能如此比,这样比,太没文化。天水还有“伯约”。“伯约”在甘谷。甘谷乃天水的个县。

“伯约”指姜维。读过《三国演义》的人,谁不知姜维?姜维(202年—264年),字伯约,三国时冀(今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姜家村)人,蜀汉著名将领、军事统帅。原为曹魏天水郡中郎将,后降蜀汉,官至凉州刺史、大将军(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因随诸葛亮并九伐中原而名垂青史。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率领蜀汉军队北伐曹魏,然因蜀汉国力弱小等

人与自然

种树春天里

◆朝颜

早春时节,淙淙的春水推动着万物破土的声音,树芽儿争先恐后地冒了尖,又是植树的大好时节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总禁不住手心痒痒,想到野外去出一身植树的汗。这习惯,归根结底还是从小被父亲培养出来的。

在麦菜岭的诸多田地里,其中有一块被父亲专门留着做了育苗圃。那块地势较高,许是鸟儿们常喜憩息的中转站,它们嘴里啄的、身后排泄的种子便在春天里不甘寂寞地生发出嫩绿的小苗儿。最多的是杉树、松树、枇杷树、桃树和李树,父亲不舍得除去,干脆不再种菜,培上厚厚的肥料,让它们可劲儿生长。若是在其他菜地里发现了小树苗,父亲也一律小心翼翼地移栽过来。久之,一个像模像样的苗圃也就形成了。

到了植树节前后,父亲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领上我们兄妹二人便出发了。父亲挑着一担水桶,桶沿夹着锄头铁锹,哥哥挑上一担畚箕,我则扛上一把铁锹。到了苗圃,父亲瞅准几株半大待移植的树苗,往树根处大勺大勺地泼上水,泥土很快润湿,变得又松又软。父亲持了铁锹,将树苗连根完整地起出来,用畚箕装了,带上工具,又领着我们朝山坡走去。

那时候的天似乎总是格外的蓝,连小鸟在头顶上欢叫,也像在传递关于春天的喜讯。本屋的后生看到我们一家三口扛家带伙的“逡逡”队伍,总要大声地叫:“哟,满叔,又带他们去种树啦?”父亲朗声答道:“是啊,细猴子要多出来锻炼。趁着天气好,多种几棵嘛。”望着村里人赞许的目光,我心里不禁升腾起一股自豪来,脚步也随之轻快许多。修桥补路,栽花种树,村子里谁不知道父亲是最勤快的人呢?

一年一年,父亲把松栎、毛竹、果树种满了房前屋后,又种遍了屋对门的黄土坡,还有那条蜿蜒而过的小河岸。一片一片的小树林渐渐长势壮观,成为孩童与飞鸟、家禽的乐园。孩子们最爱的是那夏天成熟的果子,难免要上演好多幕“偷果”剧。其实我们家吃不完,管不了也懒得去管,几乎就等于还是公家的果子。洗衣妇则喜在午后躲进河岸的浓阴里,一边洗衣,一边拉呱家常。房前的母鸡在阴凉的树底下打个鸡窝,眯起眼睛来打盹,也着实惬意。

坟的时候嬉笑打闹,按老一辈的说法,会惊动先人,对自己会不利。这说法虽没科学性,但有警戒的意味:上坟时要庄重。这些禁忌,归根结底,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孝敬,是教育晚辈晚生不忘敬老。如今,知道这些禁忌的人不多,但人们在上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遵守着这些禁忌。

对农村人来说,清明节这天,最忌讳的是刮风下雨。有农谚云:“清明刮了坟头土,沥沥拉拉四五十。”或云:“清明刮了坟头土,庄稼汉一年白受苦。”是说清明节这一天如果刮起大风,天就会不断地下雨,一直下个四五十天。四五十天虽是一个虚数,但下雨的日子肯定有很长时间,而不一定是这么长。为什么清明时人们会怕刮风下雨呢?听我父亲说,因为这个时节,小麦正拔节、孕穗、扬花、传粉、灌浆、结籽,需要充足的阳光。大风大雨不仅会刮倒小麦,而且雨水会冲洗花粉,造成小麦受粉难,产量低。

清明节如今是法定的节日,这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尊重。在清明之前,我会如往年一样,回老家坟头给逝去的亲人上坟。在有生之年,除非身体原因,不管是什么俗事,都挡不住我回老家上坟、扫墓的步伐。给逝去的亲人祭扫,不只是内心情感的需要,也是灵魂的一次净化。“纵使千年铁门框,终需一个土馒头。”抚摸着坟头的泥土,它会让我们更觉得人生的短暂,唯其短暂,才要更加珍惜,才要少些贪欲,多一点淡泊。清明,清明,岁有清明,人也要有一份清明。多一份清明,就会多一份坦然。

我佩服着父亲的坚持,对树木的喜悦也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小学四年级写一篇自由作文,一提笔就写道:“我家门前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杉树……”那篇作文后来被老师贴在教室的后墙上,不知怎的,居然给班主任看见了,回家来现场背出几句给我听,羞了我一个大红脸。不过,我写的那都是真实的,不像好多同学那样,憋不出几句话,拿作文抄了几句了事。

因为经常种树,做农活,我从小就使用了农具的好把式,有着浑圆的胳膊和不小的力气。有一回,学校组织大家到马路两旁植树。我挥舞着锄头,挖起坑来比大个子的男同学还厉害,班主任十分惊讶,把我指给他老师看,还在班里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不仅成绩好,而且劳动好。”至于是否起到教育作用,我不甚了解,但这一幕却一直记忆犹新。

后来多读了几年书,知道了一棵树具有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产生氧气、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增加土壤肥力,涵养水源,产生蛋白质、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等价值竟约合196000美元。我不由惊叹了,想见父亲半辈子所种植的树木,早已价值连城了。

当然,于我而言,更愿意刨去这些经济价值,从情感上关注身边的花草树木。绿色激发我生命的律动,鲜花给予我美好的感受。人类从种树中获得愉悦,古已有之。东晋陶渊明不仅喜菊兰,还爱植柳,自号“五柳先生”。“紫紫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享受自然之美的惬意尽在诗中。花草树木怡情养性,历来催生出诸多诗文佳句。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都喜欢植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东风二月苏堤绿,绿树桃花间柳花”等美妙景象至今让人读之犹在眼前。他们种之乐之赏之吟之,自是别有一番雅境。

一直以为身在城市,难以再拾植树之乐。今年,却与一群同样热爱植树的人,再一次抡起了久违的铁锹。有人说:“我要给树做个记号,以后经常来看,还要带儿子来看,看着树苗长大了,多好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他把树留在了老家,无论福荫了谁,心中都是宽慰。

把树种在春天里,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原因终究回天乏术,最终被魏兵所杀。宋代刘克庄诗云“谁云卧龙死,复有一姜维”。元初史学家胡三省言:“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

今姜维文化园位于甘谷县六峰镇姜家庄村,距离甘谷县城10公里,主要文化遗产有姜维纪念馆(姜公祠)、姜维墓、姜维母子洞、将军岭、靴子坪等。

显然,“伯约”也比“麻辣烫”出名。若姜维在世,被人和“麻辣烫”比,一定会满面赤红,怒不可遏。又不能不服,“麻辣烫”摊前日万人空巷,堪比他的千军万马。

地域文化与文旅商业的融合,让历史与文化“活”了起来。物质文化遗产是“固态”的,“到这一游”即告结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可随景移,可随人走,口碑相传,薪火相传。

麻辣烫“小”,四两拨千斤,旺了天水文旅商业。人们吃了麻辣烫,涌向伏羲庙、麦积山,去甘谷,找“伯约”……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原来天水也有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石窟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为代表的“五大文化”,真是不简单。

“麻辣烫”香飘四海,看情形,衣冠人物、天地神灵,莫不馋得直流哈喇子,若伯约在世,也定大吼一声:“来一碗麻辣烫,我要就酒!”